

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八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甲寅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前交趾叅議鮮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東

初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
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

此得罪

行平交趾功賞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 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主
考試事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潛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爲會元拆卷乃陳循以
鄉曲避嫌欲取林文祜又以祜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
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第一名改循第二王
翱第三 上見翱名喜北京初故會闈而經魁得一畿
甸士遂以布衣召見 賜酒飯勞之後翱至官保太宰
爲世名臣遭逢固不偶云

三月乙卯廷策會試中式舉人 賜陳循李貞陳景進士

及第王輅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余慶等二百五十二名同進士出身。賜宴于畱守行後軍都督府。

時鴻臚寺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聖聽當伏法。士論壯之。

庚申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命左庶子楊榮譔記。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名。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禮部尚書呂震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
發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
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
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
空虛之聲相應理合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
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賀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
也遂已

罷海運糧 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二
千艘以從河運

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辛丑端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
右差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應制謨詩加賜上尊束帛紗
衣

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河道

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
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
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
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河置
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啟閉人甚便
之

六月諭三法司禁止妄告奸惡不許擾害良善

上曰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七月諭副都御史李慶禁戒守令貪殘

諭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灤州知州何敬誅求剝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清知縣李潛等仍蹈覆轍饕餮貪殘無異於敬亦寘以法爾宜備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九月己酉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兩

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

鈔幣有差

諭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得書籍。乃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盡心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上以御編爲善陰騭書。示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各撰詩頌以進。

上垂拱之暇。乃取古人有陰騭而享其福慶。顯有明效者。彙次世代。著其事蹟。各爲論斷。且爲詩以列之。凡一十卷。名曰爲善陰騭。頒示四方。

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爲成山侯。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上西域記
詔付史館

誠江西吉水人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
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
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連藍失于沙鹿海牙凡
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
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歷
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
爲西域行程記上之

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一月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請羣臣上表賀

勿許。

上曰。往日翰林院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欲上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諭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戶百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請發兵討占巴的賴。不許。

治言討陳季擴時。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上以交趾旣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十二月諭行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定北京牧馬法諭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豫防瓦剌

勅曰瓦剌使者言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七月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益虜各譎詐惟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正月甲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丙申。擢太醫院醫士爲御醫。賜之冠帶。

丁酉。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韃靼脫不花等來歸。命爲副千戶。賜官帶鈔幣。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遣太常寺丞沈

與真復命。

戊申。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己酉。北京河南山東民饑。免永樂十二年逋租。悉停買不急之物。仍命戶部遣官賑濟。

饑民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八十口。給糧百三十七萬九

千九石有奇。

壬子。勅鎮守陝西豐城侯李彬速令前調官軍回還。免赴北京。

癸丑。建昌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及毛憐衛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部屬郎卜兒罕札不哈等來朝。命郎卜兒罕札不哈等爲指揮千戶等官。賜誥命冠帶襲衣鈔幣。

乙卯。泰寧衛野人頭目把安台來朝。命爲都指揮僉事。右春坊右中允吳均等啟劾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宜正其罪。皇太子以成武人不達事體。姑曲宥。仍諭成守法保富貴。

戊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舟師僉運糧儲赴

北京。

己未。以水災免河南懷慶彰德等府去年租稅。

庚申。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侄三王良疊貢馬及方物。謝遣

使不謹之罪。賜鈔幣遣還。

辛酉。命行在中軍都督金玉等帥兵征剿山西廣靈等縣山寇劉子進等。

子進。廣靈人。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雙刀。劍鐵翎神箭。能驅役鬼神。造爲妖言。糾集鄉民。劉興余貴郝景瞻樊敏等作亂。妄署職名。以皂白旗爲號。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探木旗軍。所過劫掠人畜。官軍莫能制。事聞。遂遣玉等剿捕。

癸亥四川鹽課提舉司請開煎潼川蓬州西充南部安岳射洪蓬溪等州縣高馬等九千五鹽井從之。

洪武中以囚徒煎辦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自三十五年放遣囚徒各井至今封閉乞仍開煎。

二月甲子朔。

丁卯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辰祭大社大稷命皇太子行禮。

庚午東昌府臨清壩成置壩官一員。

裁減浙江昌化縣丞主簿。

乙亥浙江布政司右叅議李彬坐贓免罰輸作。

辛巳陞蜀府教授鄭楷本府左長史致仕。

賜和寧王阿魯台使臣哈刺因等及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等宴。

辛卯。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及都指揮木納法虎兒使臣辭還。賜綵幣表裏有差。

三月。癸巳朔。長陵殿成。奉安 仁孝皇后神位。命趙王告祭。

命都督梁福克總兵官。往來湖廣貴州鎮守城池。嚴飭兵備。

庚子。陞禮部左侍郎金純爲本部尚書。協理部事。

守三山門都指揮僉事孫勝。夜不鎖水閘。事覺。皇太子召問。不以實對。法司論當斬。令旨免死。謫從貴州總兵。

官梁福立功贖罪

壬寅和寧王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俘人馬特賜宴勞彩幣部下有勞者陞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戰沒者賜祭。

別失八里王馬哈麻卒遣給事中傅安等往祭勅其侄納黑失只罕嗣爲王與哈烈各釋怨睦隣

甲辰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

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旣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固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

不可辭

庚申前貴州普安安撫慈長有罪下獄死

先是慈長謀占營長黃暹阿賽地方私置金鼓旗幟火器聚衆殺掠強取人民囉囉妻爲妾不從遂殺其夫閹其子事聞命布政使孟驥勘視慈長復領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解京師將誅之而死于獄

辛酉修龍虎山上清宮及懿真觀

四月癸亥朔享太廟命皇太子行禮

丁卯勅甘肅總兵都督費璵嚴邊備

庚午貴州左布政蔣廷瓚奏思州思南府舊有土軍二千戶所聚則爲兵散則爲農妨農事今改隸前軍都督府

專守軍律不得務農乞仍舊爲便從之

辛未琉球國山中王思紹山南王他魯等各遣使貢馬及方物

壬申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不許

尚書呂震言皇上至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疫疾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封禪告成功乎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

任

甲戌韃靼阿刺哈兒等九人各率家屬來歸 命阿刺哈兒爲都指揮僉事餘受指揮僉事俱賜冠帶文綺襲衣
乙亥命直內閣學士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庶子楊榮諭
德金幼孜俱爲翰林院學士並兼春坊原職

丁丑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韓長壽等貢方物賀萬壽聖節

復設益養軍民宣慰使司命故土官刀木旦次子刀得爲宣慰使

初刀木旦及長子思樂發爲緬甸土官那羅哈所殺司遂廢孟養之人從旦之侄玉賓散居千崖金沙江諸處

者三千餘人朝廷嘗命玉賓署宣慰使以撫之至是復設宣慰使授刁得孟養宣慰使改授玉賓爲本司同知令率其衆復業仍遣使諭那羅哈各守疆境毋再侵擾以取罪愆

巳卯 萬壽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壬午設淮安府之清河福興等閘徐州之沽頭金溝等閘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閘各置閘官一員

癸未預制 皇太孫及妃儀仗

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 皇太孫將行婚禮預製儀仗其製宜如親王 皇太孫妃冠服儀仗亦如親王制惟

增製燕居冠服從之。

交趾鎮夷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賜鈔幣遣還。五月壬辰朔日食。

暹羅國王昭祿羣英哆羅諦刺卒。遣使中官郭文往祭。別遣使封其子二賴波磨刺札的嗣爲王。并賜素綺羅白毳絲布等物。

甲戌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廣靈山寇劉子進等百三十五人械送至京。命行在刑部止誅劉子進餘免死戌邊。

上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饑窘。或爲官府害。不得已相率爲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發交趾。

南丹奉議河池向武五開銅鼓各衛克軍勅玉等還京
丙申端午節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宴
公侯以下至衛士耆民賜鈔有差

己亥金吾右衛小旗王貴妻張氏一產二男一女命如例
優給

庚子修揚州邵伯鎮上下二閘

辛丑大國師釋迦也辭歸賜佛像佛經法器衣服金銀
器皿

烏思藏等處闡化護教闡教等士吉刺等各遣使貢馬及
方物賜鈔幣有差

甲辰賑直隸六安英山碭山蕭縣及浙江西安諸縣饑民

凡二萬三千四百戶給糧三萬二千八百石有奇。

丙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

庚戌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尾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從之。

丁巳復監察御史孫儼鄧真王仲壽官。

儼等嘗坐累降行人至是察非其罪皆復之。

己未救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緣海衛所謹衛倭寇相機剿捕。

廣東海陽縣言去年冬繁霜殺麥夏稅乞折輸米粟從之。庚申陝西雨雹傷麥。

江西南昌等府言自四月至五月淫雨江水泛漲壞廬舍沒田稼命戶部遣人撫視

六月辛酉徐州沛縣淫雨傷稼

乙丑賜琉球雲南國子生百一十九人夏衣

掌寧夏衛事陝西都指揮使劉清有罪謫戍遼東

清私通外境激變番夷僭用服飾等事覺法司擬罪當斬特命宥死謫戍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正倫言瀘州民饑乞去年稅糧折收鈔帛從之

丁卯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

上戒曰。瀕海之民。數罹寇害。故命爾除寇安民。爾宜嚴約束。身先士卒。以殄寇。爲務。無縱下人。重爲民害。違者併其將皆不貸。

夜太白犯諸王東第一星。

己巳。真定府獲鹿縣雨雹傷稼。

庚午。交趾布政司右叅議勛率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來朝。貢馬及金銀器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叅議。餘官屬各陞一級。賜綵幣有差。

壬申。命賑山西平陽大同所屬州縣饑民。

甲申。倭船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勅捕倭都督同知蔡福等會山東都司合兵殄滅。勿悞事機。

戊子。湖廣興國州歐文受妻李氏一產三男。命循例優給。

北京薊州遵化玉田通州漷縣及山東商河諸州縣雨水傷稼。命戶部遣人撫視。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庚寅朔享太廟命皇太子行禮。

癸巳。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進嘉禾二實同蒂。

山東鄒縣淫雨。洪水至。壞民廬舍二百一十二戶。

丙申。山東霑化縣暴雨傷田禾。

丁酉。戶部言河南衛輝府新鄉縣山東安樂州北京通州及順義宛平二縣蝗。命速遣人捕瘞。

已。設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巡檢司。

辛丑命保定侯孟瑛吏部侍郎師達督修漢世子府於青州。

壬寅河南開封府十四州縣淫雨決黃河堤崖沒居民田稼。

乙巳諭行在兵部精選指揮千百戶練習戎政者往沿海衛所。命乘傳以行。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僉事紀綱有罪伏誅。

綱濟南臨邑人。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而恃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與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僭擬。

上用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旨詔。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逮至上。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

除福建光澤縣荒田二百三十六頃。有奇。租額。

夜。太白犯鎮星。

丙午。應城伯孫巖有罪免。

初。巖鎮通州。通州衛千戶蔡元與金吾右衛千戶馬俊鬪毆。赴巖陳訴。巖怒。俊言不遜。槌殺之。事覺。上召問巖。巖不以實對。刑科給事中陳敏劾之。命法司會同公侯鞠問之。有驗。免死。安置交趾。

戊申賜弗提衛指揮卜不花剌郎地面回回鎖非等亦馬忽山地面女直野人鎖奴兀宴。

己酉革南北二京城門郎。

永平府久雨灤漆二河溢壞民田禾廬舍。命賑恤之。辛亥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均劾江西布政司右叅政潘賜不修職惟觴酒賦詩。及督造海船慢令失悞。命都察院逮鞠之。

蜀王椿密遣儀賓顧瞻奏谷王穗謀不軌遣中官齎勅穗令途崇寧王還蜀且察其所爲。

先是谷府隨侍都督張興奏穗有不臣之心。上曰朕徐察之。興過南京又以穗所爲密啟。皇太子。皇太子

遣人密奏之。上猶未決。椿聞之。具奏。德恃寵縱橫。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關之事。大建佛寺。造天成閣。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咀。又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謀議。蹤跡詭秘。人莫知之。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已於親王中。次在十八。與讖相應。傳播於人。又密遣典寶劉信獻寶帶於椿。藏所爲讖語於帶匣。復致書於椿。有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辭意含蓄。徃徃類此。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就俾諸內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選壯士習音樂。擬獻於朝。供應殿庭。以圖間隙。前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反誣以誹謗。具

奏磔殺之。王府僚屬遂無敢復諫者。指揮唐彰舍人覃常嘗泄其事。咸被搃殺。又於長沙山林池沼竹木花果鳥獸魚鼈之利盡專之。稅及六畜糞壤奇花怪石之類。遠近盡移入府內爲游觀之具。長沙之民苦之。上得奏。嘆曰。朕如何待樵。乃有此心。又曰。蜀王忠孝人。宜不見欺。且張都督嘗有言矣。

夜鎮星犯鬼宿東南星。

甲寅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北京戶口食鹽。惟足本處軍民之用。今扈從官軍人衆。鹽不足用。宜令北京行部於長蘆鹽運司支運。每鹽一斤收鈔一貫。庶公私兩便。鈔法亦通從之。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徵有罪下獄。

時令方面官巡視民瘼。徵所至恣肆貪酷。杖殺新鄭等縣吏民數人。刑科給事中李能啟劾徵縱貪饕如豺虎。忽民命如草芥。宜治其罪。皇太子曰。巡視民瘼。求以生人。而乃殺人。奚可容。命都察院逮鞠之。

乙卯。監察御史康慶劾山西都指揮稽肅嘗以妓女遺紀綱。交結朋黨。命錦衣衛逮鞠之。

丁巳。女直野人頭目保童烙失塔木禿刺納忽失塔忽失納兀桑塔等來朝。命爲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鎮撫等官俱賜誥命。

己未。雲南鎮康州及孟璉大侯八寨諸長官司各遣人貢。

馬悉賜鈔幣遣還。

給戍交趾軍士衣鞋三萬七千六十五事。

江西廣信饒州浙江衢州金華大水暴漲壞城垣房舍溺死人畜甚多。命戶部遣人分視賑恤。

遼東水浸沒城垣屯堡。

彰德府所屬縣蝗。

八月庚申朔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汪琳言越雋寧番鹽井會川禮州德昌打冲河俱係極邊衝要衛所土城宜甃磚石從之。

辛酉設吉灘衛。命女直野人頭目牙速亦里當哈等爲指揮同知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壬戌山海衛指揮使言衛城及長城圯壞三百六十餘丈宜亟修治從之。

癸亥設亦馬忽三衛命女直野人頭目鎖奴兀哈散哈木答兀等爲指揮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乙丑刑科都給事中曹潤有罪徙邊。

丙寅改工部尚書吳中干刑部。

戊辰祭大社大稷命皇太子行禮。

癸酉日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不許。

諭曰朕惟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

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爲臣民。能遵守太祖高皇帝成憲。爲子盡孝。爲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已。用成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其勿賀。

丁丑。詔天下軍民預北京營者。分番工所。所在有司。仍給鈔五錠。爲道里費。

戊寅。遣勅符金牌召谷王穗。

庚辰。修永平遵化薊州雨壞城垣。

辛巳。刑科給事中丁珏有罪。謫戍邊。

珏山陽人素無行不爲鄉里所齒珏積不平值里社賽神遂誣告里人聚衆爲妖言坐死者數十人法司言珏忠直有才以爲給事中恒伺察人小過輒以上聞人皆側目因肆貪黷放濫無耻及母喪末期起復輒同衆入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爲監察御史俞信等所劾逮至行在法司論以大不敬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

癸未旌表太原府石州學正梁準孝行

準鳳翔人母喪廬墓哀毀有羣鳥飛鳴其上種樹有鵲來巢有司上其事特旌之擢爲均州知州

乙酉交趾鎮夷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

貢馬及方物。謝授官恩。各賜鈔幣遣還。

女直野人頭目木良苦等來朝。設禮貞衛。命爲指揮千

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丁亥。作西宮。

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時。將撤而新之。仍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之所。

九月丙申。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凡各衛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爲名。敎習武事。造作器械。益疑之。遂有還北京之意。令監察御史巡鹽。

掌常山右護衛都指揮同知陳中常山中左二護衛都督
指揮僉事徐良楊旺以擅調軍士謫戍交趾
免河南寧陵縣被水田租。

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請定民計丁養馬從之。

砥言近日馬蓄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
一每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
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
草豐美其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一疋歲子粒亦免
其半上曰旣責軍士孳牧則不可復徵子粒其悉蠲
之餘從所言。

壬寅保安衛指揮使司議諸隘口用官軍防守從之。

議境內隘口可通車騎者三。曰深井口。李家庄。大箭口。皆宜設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曰董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方溝。天井關。泗水口。小箭口。悉已塞之。其紙方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今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

癸卯京師地震

甲辰。凡刺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等使臣。觀音奴不。哈等辭還。賜鈔爲道里費。命太監海童等齎勅同往。諭以順逆福禍之道。并賜之綵幣。

丁未。以車駕將還京。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

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及所經陵寢祠廟悉如八年之制。

夜月犯畢宿。

戊申。車駕發北京。命監察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甲寅。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

十月。己未。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庚申。廣東都司言碣石衛水壞城垣。請以軍士修築。皇太子從之。

乙丑。車駕至濟寧。

先夕夢魯王肇輝侍立甚恭。既日。肇輝來謁。上甚喜。

賜勅獎勵加賜鈔幣米千石。益肇輝居國簡靜奉法謹禮。上素重之云。

丙寅設沛縣昭陽湖板閘。

壬寅車駕次夾溝親祀徐王墳。

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遣使貢犀象等物。

丙子土魯番地面回回法忽兒丁等貢馬七十疋。皇太子命禮部賜賚如例。

丁丑車駕次鳳陽親祀皇陵。賜耆民酒肉帛。

癸未車駕至京師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都祀典諸神躬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徵谷王穗至京。命中官送至王邸。

以蜀王奏示之。樵慚懼慄慄無一言自辯。但曰死罪死罪。上天地大恩。全其生耳。

甲申成國公朱勇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同文武羣臣劾谷王樵謀逆實狀。請割恩正法。上以朕自有處諭之。丙戌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指揮脫脫不花貢馬三百疋。哈密回回馬黑麻撒刺只等各貢方物。

丁亥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

十一月戊子朔。欽天監進永樂十五年大統曆。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賜諸王及文武羣臣。

古里瓜哇蒲刺加占城蘇門答刺南巫里沙灣泥彭亨錫蘭山木骨都東瀾山喃渤利不刺哇阿麻林刺撒忽魯謨

斯柯枝諸國及舊港宣慰司各遣賜貢馬及犀象方物。賜使臣宴。

己丑詔戶部歲給漢王趙王祿米各止萬石。

辛卯以谷王橐謀逆事條示諸王議其罪。

癸巳廣東高要縣獠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八十七戶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願入版籍供賦稅糧。賜鈔幣遣還。

辛丑周王橐來朝宴于華盃殿。

壬寅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指揮等官皆以北京河山

華固水阜土厚民俗淳朴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誠所當爲而不可緩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門尚書等官皆以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丙午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馳傳還京命豐城侯李彬代鎮守。

楚王禎來朝宴于華蓋殿

戊申立保安左右二衛

壬子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周王橚、楚王楨遇節謁。孝陵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遣鴻臚寺丞周昇齎欽定位次俾行之。

上召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至。問曰：「二王東宮、皇太

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尊

屬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

下亦當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

同班。兩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

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

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言合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
孫講讀蹇義楊士奇共舉禮部侍郎儀智上曰此得
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
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朕從之儀
智可用侍從

丁巳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三千三百餘戶於保安州免
賦稅三年

十二月戊午朔

上視牲南郊

辛酉修曲阜兗國復聖公廟。

雲南車里故宣慰使刀邏答子刀雙孟遣人貢象馬及金銀器。賜之鈔幣。

丁卯遣中官鄭和等賜柯枝國王可亦里印誥并封其國中之山爲鎮國山親製碑文賜之。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

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勅都督冀中馬聚往湖廣調長沙護衛官軍三千戍守遼東二千戍宣府。二千戍保安諸衛餘調山東緣海六衛。改儀衛正爲正千戶。儀衛副爲副千戶。典仗爲百戶。校尉女戶俱克軍。

丙午設永寧衛。以統屯戍口北長安嶺等刑徒。

丁丑增設武功中衛。中左中右中中前中後五千戶所。統南丹等衛。改調官軍及新編軍匠。

己卯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請本司及所屬郡縣官俟六年滿日通具功績赴京考覈從之。

璣言本司及郡縣俱係新設大小官員同日之任。今三年例該給由而蠻夷之人難服易變若皆依例赴京水陸往復動輒經年。況今土貢賦正資清理金銀坑冶亦須提督缺官撫字必致乖離。故請俟六年。

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瓦火患遂息。

壬午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院修撰爲本院侍講學士。

丁亥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塢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瓜牙山敵臺七所。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五千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賦糧二千二百五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石餽運北京糧八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三石交趾上供絹千六百六十八疋漆二千斤蘇木十五百斤翠羽二千紙扇一萬沉速安息香二十三品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戊子朔

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橈爲庶人

橈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譎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橈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橈卽開門迎入上卽位待之加厚賜賚無

勢以封於長沙。陰養死士謀逆。反蜀王發其事。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爲庶人。樵後闔門自焚。

陞楊士奇爲翰林院學士。仍兼諭德。

三月丁亥朔。命漢王高煦居山東安樂州。

初。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召士奇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卽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使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全父子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後數日。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

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
京城內外劫掠有實狀上怒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
今處之安樂州蓋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夕擒
也。

上欲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
義翰林院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導。

壬子車駕發京師仍命大學士胡廣學士楊榮金幼孜
扈從。

四月丁巳朔日食。

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
學。

五月倭寇浙東。

山東旱蝗。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院檢討。

建北京郊廟宮殿。

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旦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賀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佞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爲賀。

冊 皇太孫妃胡氏

八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方書以妖人斥之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亦當毀之母令別欺人也

應天府奏畿輔鄉試取中式舉人楊珙等一百名西泮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賜宴賚。

瓦剌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詔修曲阜孔子廟成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已巳庶人允燭卒。命以禮葬之。

允燭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建文中封吳王。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免爲庶人。

燕祿國王巴都葛八答剌卒于京。

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

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來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賊首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已未五色慶雲呈彩。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羣臣上表稱賀不許。

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靄。絢繡流通。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瞭具諸象。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坐。巳而西度宮苑。映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

命趙玃爲兵部尚書。巡督塞上屯戍。

十二月安惠王卒。無子。國除。

翰林院學士楊士奇有疾。皇太子賜諭。并以寶鈔細酒。白熟米等物給之。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壬子朔。

上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戒諭之。

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福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徃徃有之流散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

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利初從陳季擴反。克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聚衆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曾繁侍讀王英主考試。

撤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天下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劉江鄧珍進士及

第賜周叙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賜雷燧等一百七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騏初名馬。上爲改之。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廣孝長沙人。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啟楊孟載爲友。宋濂蘓伯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主北平慶壽寺事。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令侍太子居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善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少師。至是入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懽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頤。

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復命學士楊榮撰記。

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奏表謝罪。

五月戶部尚書等官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幼孜等重
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賜鈔錠綵帛有差。

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
五冊。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國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周慎自
處澹然性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
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
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爲佞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
纖芥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種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
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

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六月乙酉。詔纂修天下郡縣志。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爲總裁。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跡。及舊誌書。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京師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卽欲觀也。濙至京師。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卽記之。如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撻之。仍當陛口奏。有旨不問。旣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

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擢吏科都給事陳諤爲順天尹

七月贊善梁潛司諫周冕下獄皆死

時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遂併潛皆死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於望海埭用石疊堡築城置烟墩瞭望從之

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川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埭上其地特高廣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故請築之

十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殺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十二月武當宮觀成賜名太岳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洞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

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卽天柱峰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諭法司申嚴官吏犯贓之禁。

諭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剋。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敕中外諸

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己亥。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賀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庚申。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三月。爲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

一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隲。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又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係以詩。各次爲十卷。雲南富州蠻酋稍逋賦不入。命黔國公沐晟發兵討之。晟遣人招諭蠻子謝罪。

吏部尚書蹇義丁父憂。詔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師。

四月甲戌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六月。山西行都指揮李謙繪沙淨州採石青新塘圖以進。初舊塘用功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

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者益鮮明。
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埭。封江爲廣寧伯。
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
官軍赴埭上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艚直逼埭
下。登峴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
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
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
旗舉伏起。鳴砲奪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旣而賊至
埭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衆
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圍
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剿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

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艚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貫魚而來。爲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所以作士卒之銳氣。賊旣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

不被其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月。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各處運糧事宜。

戶部議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
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
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顧夫於
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
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

八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九月神僊傳成親製序冠之。

上嘗覽神僊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集至是書成。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

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

十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爲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

十一月己丑。學士楊榮條奏時政十弊。疏留中。尋以御史鄧真論奏。詔悉釐正。

榮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衆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卽

日。後改。怙終者不赦。

詔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賜諸王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儒臣進賀表。

十二月。敕武臣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毋廢弛。仍蹈前失。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府縣官。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考覈。從之。

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旣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

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諭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權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庚午。永樂十八年正月。庚子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甲寅。上御午門觀燈。宴百官。賜儒臣御製詩。學士楊榮等恭和以進。

御製詩曰。皇明啟祚天眷隆。太祖受命芟羣雄。奠安

萬姓復人紀。灑掃宇宙腥膻空。三光宣精益輝朗。五岳不動逾穹崇。冰天裸壤極南北。虞淵暘谷窮西東。梯山航海日相繼。玉帛萬國皆朝宗。宣揚教化敷禮樂。簡拔賢俊俱登庸。閭閻耕鑿樂皞皞。田畝絃誦聲淪淪。末云賴茲臣隣力。匡輔各謹乃職。輸其忠。由來盛德戒盈滿。毋或怠肆。隳天工。朕承洪業冀垂拱。仰止聖哲懷軒農。太平一統洽文治。萬方永樂年屢豐。作詩敢繼南薰曲。願與四方歌時雍。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閏正月丙子。進學士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舉人才馬麟等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叅政叅議

擢左布政四人馬麟湖廣盛頤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二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

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則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

果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三月。妖黨董彥果等大行莒州劫殺。不服招撫。勅安遠侯柳昇分兵剿之。

柳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昇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婦男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山東指揮衛青大敗妖賊於安丘。

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之。賓鴻遁去，殺賊三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旣而柳昇至，青迎謁，昇怒其不待已，猝出責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妖賊平，論功陞安丘知縣張旗爲山東左叅政，縣丞馬撫爲山東左叅議，指揮僉事衛青爲山東都指揮使。指

揮王真爲都指揮僉事。

下安遠侯柳昇于獄。詔尋宥之。

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柳昇奉

命征剿山東妖賊

唐賽兒等。

聖諭諄諄指授方略。昇受命不恭。不卽就

道。敕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

功。昇全不畱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

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

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

去。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昇亦不

問。及備倭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

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

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昇於獄。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四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旣卒。人咸思之。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以疾卒於京。

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

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于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至是朝覲以疾卒于京上御西內園殿召都督薛祿尚書呂震李慶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殿外命坐賜上尊珍饌

五月交趾左右叅政侯保馮貴禦賊黎利死之

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

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士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士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剿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衆。貴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詔大索妖婦唐賽兒。

時捕黨三千餘人。原吉人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六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在大誥律例內出題試諸生。

七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楊州峒寇龍卯銘。衆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捕卒訐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廩人穗貨財不送官者。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八月丁巳朔日食。

戊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太孫於京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

縣馬嘗有牝于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交。至是產駒。麟臆肉髯。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編修。侍皇太孫講讀。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志卒於北京。郡民具殮祭。載

其喪葬辰州

叔慈江西廬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慈至。流徙者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時置刑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叢挫。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勢尤不可近。以叔慈廉謹。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陳乞還叔慈。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慈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從者皆悲慕之。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諭學士楊士奇。以宋參

政歐陽修勉之。

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鮮矣。益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

祭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民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戶部尚書夏原吉至自北京。迎見皇太子于鳳陽道上。

旨緩行。皇太子以不敢緩諭之。

十月原吉自京師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行。至是道。上旨。皇太子因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賀。詔天下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京師。

交趾占城諸國先貢白鳥瑞象。學士楊榮金幼孜應制賦詩。

皇太子過鄒縣。令山東布政石執中發官粟賑饑民。

皇太子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荒歲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自奏也。

十二月乙卯。皇太子及皇太孫將至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先入奏。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

思不得不切。上善其對。

戊午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遇民饑。令布政司發粟賑濟。上嘉獎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叙董營京殿功。封都督薛祿爲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賜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衣有差。

初肇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

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華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屋八千二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晨。

上躬詣太廟奉安五殿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辰大赦天下。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統。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爲子孫

永遠帝王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文淵閣大學士楊榮。謨皇都大一統賦以進。

改學士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禮部尚書呂震請。皇太子疎前差中使。卒置之。

震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

丁酉祭大社大稷。

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禮部言會試天下舉人。命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主考試。賜宴於禮部。

檄棘取會試中式舉人陳中等二百名。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共二百十人。賜曾鶴齡劉矩裴綸進士及第。賜陳安等四十九名進士出身。

是科薛瑄劉球于謙爲世名臣。

四月癸巳朔。

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大學士楊榮直入麾衛士

遷御書圖籍于東華門。

上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賜銀酒鍾古銅器鈔幣諸物。

詔天下求直言。

大學士楊榮條陳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十餘事。從之。

翰林院侍講李時勉侍講鄒緝等上封事從之。

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屬蒙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今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

人無懲勸。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監察御史復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資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怙愆。怠政廢事者。請卽時黜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浙江湖廣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

有可矜閔。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備不虞從之。

敕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應天則吏部尚書蹇義。四川則禮部尚書金純。陝西則左都御史劉觀。河南則右都御史王彰。湖廣則吏部侍郎師達。畿甸則禮部侍郎郭墩。福建則刑部侍郎楊勉。江西則工部侍郎郭璉。山東則工部侍郎鄭剛。浙江則副都御史虞謙。廣西則通政叅議朱侃。山西則大理寺丞孫時。廣東則大理寺丞郭瑄。并給事中馬俊。艾廣。陶衍等十三人。

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蠲逋負芻糧採辦金銀程課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巡視浙江上言便民事。上命行之。

丙午萬壽聖誕以災異詔免慶賀。

侍皇太子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卒。

五月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爲交趾知州。

時暹等言頗訕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

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卽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與汝等之過失矣。慶等慚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吏部主事蕭儀峻。詆都北京不便。上怒。誅之。科道上言。朝廷不當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以尚書夏原言申救。上悅。兩宥之。

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上命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王鏊

言科道皆白面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問。衆皆啐罵言官。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上悅。兩宥之。或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請依各都司衛所例屯田。從之。彬言交趾所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險易。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軍士雖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徃徃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

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上爲飛言欲罪侍讀李時勉十餘人。大學士楊榮力救免之。

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以戶部夏原吉正言止之。

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視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獮猴遠矣。

七月。壬戌朔。享太廟。

吏部尚書蹇義及給事馬俊等二十六人巡應天諸郡還京。

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大甚者數人。衆皆服其得體。

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

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王謀叛故。王驚跪。

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
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
但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
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
以聞。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
而軍散。果不煩兵也。

八月辛卯朔日食。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命大學士楊榮兼掌譯字生。

上謂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

諸生多不悅。輒生謗議。上怒。將加罪。榮救免。遂命掌之。榮訓迪得宜。自是帖服。卒皆有成。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并嘗署戶部事。大理寺丞鄒師顏。繫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

上以北虜攜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勒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

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卽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旣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官立取原吉回。至則方啟，敷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問征虜得失。且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上令同中繫於內官監。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愼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愼邪未之有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十二月。改工部尚書李慶於兵部。

皇太孫累請赦尚書夏原吉。上命中使覘之。聞其忠言。怒頗解。

原吉在獄。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於是繫稍寬。

壬寅。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

庚申。享太廟。

癸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征北餽餉。

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杲。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玘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謨。遂安伯陳英。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軍民丁二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自甚。以其妻

孛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
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
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收益蕃。生
聚益富。而兇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旣歸。往往就途
劫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
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
悛。至是大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
僉同。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餼。諏日啟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征北虜。告天地宗廟社稷。

戊寅。車駕發北京。祓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及遣官祭居庸山川。

命公侯大臣奏軍情機務。同大學士楊榮參決。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上親征。遂夜遁。

諸將請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四月辛丑。駐蹕龍門。戌卒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十餘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

上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

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勝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酉。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

上曰。兵行同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

有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重賞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二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

惟輔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克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立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

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關寧。次西涼亭。

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發西涼亭。次閩安。下令軍中放牧採樵。皆不得出長圍之外。

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

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

上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武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癸未。車駕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于山海。

六月丙戌朔。

次威遠川開平來報虜復攻萬全。上諭諸將士不必分兵還擊之。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丙辰朔。

己未。車駕發殺胡原。

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史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

首就縛爲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濶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聞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衆悉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上以兀良哈爲阿魯台羽翼簡步騎二萬分五道襲破之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

翦之諸將皆以爲然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神速迅雷不及掩耳諸將頓首上曰官軍至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上師屈烈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輜西奔陷山澤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仍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

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既次豐潤屯。諸將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八月己酉朔。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入居庸關。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受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逮尚書蹇義呂震大學士楊士奇下錦衣獄尋釋之。

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叅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十月甲申享太廟。

閏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甲子詔議征阿魯台有以建文時江西塚集民兵與魏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以大學士楊榮正論止之。

上以奏示榮榮對曰。比詔使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上笑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寢其奏。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甲申享太廟。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壬子朔。

丁巳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

三月壬午朔。

蜀王椿薨。諡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爲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爲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

四月辛亥朔享太廟。

反刺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

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啟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

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

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

遂起邪心欽天監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

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

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

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

上候。上晏駕，卽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偽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管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爾。」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鞠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鞠，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并其黨悉誅之。

陞告變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爲錦衣衛同知。

六月庚戌朔日食。

七月己卯朔享太廟。

戊戌命安遠侯柳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

虜中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議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搗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意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旣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

八月壬子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

癸丑車駕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

丙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戊辰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果等物者命倍時

價酬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不許。

濙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于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浩等一百名。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崔雲請軍門令還京師待命。

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命賜酒饌俱授正千戶。

帖木等言今夏阿魯台爲瓦剌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

十月戊申朔車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台罕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數十人皆賜冠帶織金襲衣。

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于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譖。因歎天不可欺。大學士楊士奇以益宜自處。盡道上勸。

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蘓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

交趾入供。自永樂十四年始。歲有增損。是歲獨贏。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戊寅朔。

庚辰。享太廟。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朝覲官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未完事件者。下錦衣衛獄。尋釋回任催督之。

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

初金忠歸。屢言阿魯台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効。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

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二月丁巳。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曾榮侍講余鼎主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葉恩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邢寬梁禔孫曰恭進士及第。康璣等四十七人進士出身。高舉等九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軒輓耿九疇皆爲名臣。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戊寅大閱。命安遠侯柳昇領中軍。遂安伯陳瑛副之。英國

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
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
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
金忠率壯士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
等各領兵從之。

上諭曰人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
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人咸期生遂彼爲民患則亦
不可不殺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
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讐侵擾邊疆毒害黎
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
寇之微命危入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

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徃伐之朕非好勞惡逸益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其皆奮力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懋哉

四月丁未朔享太廟

戊申上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

己酉車駕發京師次唐家嶺仍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車駕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己巳車駕次土木陞都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僉事仍

掌陝西行都司事

戊午勅各城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享諸將于長安嶺

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
受

庚午車駕次顯寧以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
獲謀功陞把里禿爲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級各賜白金
有差

五月乙亥朔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竭誠率僚屬耆民禱於
人蜡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

聞而嘉之。

己卯。車駕次開平。勉諸將恤士卒。

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所資以成功名。撫之厚。則報之厚。古人有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豈可不恤。

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示夜夢。因下諭。部落輸誠來朝。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諭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豈天屬意此冠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

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卽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猶冀其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

乙酉命安遠侯柳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骨瘞爲叢塚親爲文祭之

戊子車駕次洪平鎮諭諸將自今凡有歸降者毋令

所非持兵器向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壬辰車駕次長樂鎮

上諭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于人
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乙未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
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請兵剿之命巡按御史
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兵剿之

上初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楊榮金幼孜曰此患
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
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

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
後果招服

丙申車駕次故元應昌路

是日雨重車皆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
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
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
不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

命內侍歌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
臣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
之什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

中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其勉之。

己亥宴文武大臣於威遠川。

上曰。朕仰循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首言。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上悅。盡沾醉而罷。

六月甲辰朔。車駕次祥雲屯。

丙午。車駕次翠玉峰。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爲前鋒偵寇。

論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

以前鋒付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
有所得。星馳奏來。朕竚俟焉。

癸丑。車駕次金沙灘。寧陽侯陳懋等獲胡寇馬九疋來
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
丙辰。車駕次寶屏山。

諭諸將曰。今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
束。晝夜無怠。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

戊午。車駕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諸

將皆踴躍思奮。上聞知喜曰兵可用也。

已未。車駕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卽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

庚申。車駕次天馬峰。

上以大軍繼進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

壬戌。車駕發河上。次蒼石岡。

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

癸亥。車駕次連秀坡。

陳懋等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命班師。

上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
茫廣漠之地譬如納米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
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是兵部尚書
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鏟虜之冗破虜
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羊栖栖偷生窮
漠之境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上悅遂命
班師。

乙丑詔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還。

於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兵卒西行
期會開平。

丙寅班師次蒼玉澗。

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旣未嘗見敵。必有意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殿後。仍戒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

七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

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乙酉。車駕次通精戍。

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驅犯之者。上望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耳。今縱騎犯之。不仁。其禁

諭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丁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上領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半酒而退。

戊子。車駕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上崩

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詔大學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歛畢載以龍舉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輦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計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大學士楊榮等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

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輦。

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在外。惟趙王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爲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故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大學士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閒。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卽納上。皇太子卽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不

久當歸汝。汝就畱之。旣行。皇太子顧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勝。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

巳酉。靈輿次鵬鵠。皇太孫至御幄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輦及郊。皇太子及親王以下文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加歛奉納梓宮。

丁巳。皇太子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等告天地宗廟社稷躬告。大行皇帝几筵。卽皇帝位。朝羣臣。大赦天下。

以明年爲洪熙元年。

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下西泮諸蕃等國寶船及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香貨各處買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迤西撒馬兒等處取馬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進供諸品海味菓子等項悉皆停罷。利及于民不可枚舉。

戊午。賜北征英國公張輔等三十六人金幣。蘇木胡椒有金。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于獄。復其官。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漣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

淮等繫錦衣衛獄十年。

戶部尚書夏原吉乞終母喪。上慰留之。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其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我無喪服乎。遂留贊輔。

己未西寧土官都指揮李英從北征回。及交趾七源州判官趙福能貢馬。賜鈔幣有差。

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于傳保。卿等勉

之遂加義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二俸俱給。

加英國公張輔太師。二俸俱給。

陞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部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

初上諭楊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與汝。但蹇亦有遲疑。汝須盡公以壓服天下之心。士奇對曰。雖溥恩及下。然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書之以爲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殿下必不遺。惟

不應先及故並叙云。

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宮禁香炭之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違。詔書命減除四十萬。

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之奏。將復入奏。時寒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寒義夏曰。新華金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詔下纔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除四十萬。又顧寒義夏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輔吾不逮。

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鄒溶爲遼東都指揮僉事。備禦開原。命閒住指揮張軌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軌英國公輔之弟。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懸銅牌。請治罪。上以赦前原之。

上曰。昨日下午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國家使人用信爲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庚申。黜工部右侍郎伏伯安爲荊門知州。

初。伯安督運木潞河。止通州驛舍。驛丞有美妾。伯安私

焉驛丞覺而殺妾事聞伯安坐罰築城至是遇赦應復職上曰淫穢之人不宜以玷朝行遂黜之

朝鮮國李福遣陪臣玄貴命等貢馬及方物賜鈔幣

辛酉命鎮守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克總兵官領湖廣廣西廣東三都司官軍剿捕廣西等處叛寇

黜刑部右侍郎王勉爲山東布政司右叅議

先是指揮林茂畏避出征又犯奸貪等罪下錦衣衛獄與勉同繫茂就獄中造虛詞十數百言將誣告人以覲倖免會赦不果告已而有言於上者上曰勉道之也故有是命

貶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牛諒戍交趾

初上命諒從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諒憚行且不樂屬人卽跪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爲隸乎上曰朝廷重邊務命爾從總兵大臣庶幾有贊畫之益顧爲隸是何等語朕初卽位爾敢方命不恭如此將朝廷不復使人耶命公侯大臣雜問之遂奏諒懷詐不忠無人臣禮法當誅上曰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壬戌加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太傅二俸俱支

鎮守宣府等處都督譚廣請以所領騎兵五千分指揮六人每三人領一千更番往宣府備禦從之

癸亥于闐使者陝西丁及莊浪土官魯失加等貢馬及方物賜鈔幣有差

山西布政司左叅政陳瓚以賊罪謫戍邊。

甲子遣中官捧大行皇帝遺冠服送漢王高煦趙王高燾朝夕瞻奉以慰哀慕惓惓之心。

令吏部汰文官冗員。

諭曰古稱官不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自今吏部宜精選勿濫。

黜兵科給事中劉穆李文殊劉秉李寶張敏林道安等俱

爲縣丞。

初穆等以戢事不謹皆得罪至是遇赦上以六科密
邇之地所繫非輕故悉黜以示懲

乙丑召漢王高煦赴京。

遼東都指揮僉事王雄以激變夷人楊木答兀逃逸降登
州衛指揮僉事。

琉球國中山王遣長史鄭義才占城國王遣使者逋沙帕
閣等貢馬及方物賜衣及鈔幣有差。

丙寅勅禮部臣會羣臣議皇考皇妣尊號請諡于南
郊。

加寧陽侯陳懋太師兩俸俱支。

丁卯賜保母金氏爲翊聖恭惠夫人。

戊辰命三法司官吏先有罪謫戍未至謫所者宥還爲民。已巳少保兼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文武官有年七十者請遵洪武舊制令致仕。如其鄙猥聞葺者或有疾而年未及七十者請免爲民。上從之。著爲令。

賜寧夏隨征迤北官軍鈔遣還。

官每員十錠軍每人六錠。

庚午六科給事中梁盛等劾成國公朱勇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廣寧伯劉湍新寧伯譚忠建昌伯高福安鄉伯張安興安伯徐亨後軍都督同知梁銘都督僉事沈清戶部尚書郭資禮部右侍郎郭敦工部左侍郎李友直

太常寺少卿王勉、寺丞唐禔、傅霞岫、馮仲彛、通政使司左
叅政李至剛、右叅議朱紹祖等居。大行皇帝喪，違令不
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身爲大臣，無禮無義，宜付法
司，明正國典。上命廷臣議公侯伯都督所犯，尋宥之，郭
資以疾免，餘付法司論罪。

辛未，命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受學於國子監。

初，文武百官居。大行皇帝喪，皆弛戒，出宿。公所景昌、
茂芳等不出宿，爲給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諭曰：「景昌、
皇妣之侄，茂芳，皇考外甥孫。皇考賓天，臣民如喪
考妣，爾兩人安處私室，顧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故
有是命。」

周王橚及各王俱奏請躬詣。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禮。悉報止之。令遣官代行。

九月癸酉朔。禮部同文武羣臣進上。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皇后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降山西按察司副使陳諤爲海鹽知縣。

諤爲湖廣按察司。擲撫楚王細故。上素厭之。後改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上曰。諤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遂有是命。

定用鈔中鹽例。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阻滯。益出散出大多。宜

設法廣歛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歛之之道。原吉對曰。歛之易者。莫如許有鈔之家中鹽。上曰。此可一時權宜耳。俟鈔法通。卽止。然必稍寬爲之。則例而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之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東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浙東每引百貫。輸鈔不間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曰。然。其速行之。

學交趾都司都督同知方政率兵捕賊。與黎利戰。于人安府。茶龍州。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死之。命禮部加賻贈。乙亥。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鎮守寧夏。

上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難窘已甚。爾爲首將。

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每無貪暴生事。以困軍民。益銘屢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巴東王貴烜。遠安王貴燮。父死不奔喪。命戶部各減祿米之半。

命上部弛西山樵採之禁。

工曰。古者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勿禁。

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貢玄鹿。

詔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

丙子命禮部工部建趙王府于彰德。

召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司事。仍叅贊軍務。

法司奏禮部右侍郎郭敦。工部左侍郎李友直。太常寺少卿王勉。寺丞康禪。傳霞岫。馮仲彛。通政司左通政李至剛。右叅議朱紹祖。先居。大行皇帝喪。不齋戒。公宿無人臣禮。罪應罷免。命降調有差。

敦降太僕寺卿。友直降順天府丞。王勉降鴻臚寺右少卿。禪霞岫降禮部主事。至剛降興化知府。紹祖降欽州。

知州惟仲彝嘗言甥女爲謫僊人降南康府照磨

戊寅哈密回回者刺刀丁等貢方物 賜襲衣鈔幣遣還
已卯遣行人周彝齋勅使琉球國

庚辰河南黃河汎溢傷祥符陳畱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
縣禾稼 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王彰往鎮
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
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
亦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虜人刺哩等來歸貢馬 命禮部償其直仍賜之襲衣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 命給鈔市之

上曰。兵器不可不修。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歛。

辛巳。以。大行皇帝。仁孝皇后尊諡。遣太師英國公張輔祭告天地。

復吳藝工科都給事中

初。上爲世子。數奉。命點閱皇城守衛軍士。皆藝侍從。敬謹慎密。藝後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坐累謫屯戍。上恒念之。至是復其初職。

壬午。祭告。大行皇帝。仁孝皇后。上尊諡。頒詔天下。

諭工部臣。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買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之物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
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
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
乘時射利物價騰踴加數十倍有不肖官吏夤緣爲奸
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
戒此弊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請卽吉不從

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
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日易服楊
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數月白衣冠

經帶今上於皇考乃遽卽吉乎。時黃淮同士奇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忿士奇曰。朝廷每事被爾撓衆。尚書蹇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不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日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論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

臣聽其便。

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哈密回回舍人阿力等貢方物。賜之鈔幣。

增諸王祿米。

遣鎮守交趾中官山壽齋。敕諭交趾頭目黎利。授以清化知府。

改都察院副都御史虞謙爲大理寺卿。

罷光祿寺卿井泉爲民。誅寺丞蕭成。署丞王鼎。

時泉奏歲例請遣正官往南京採用玉面狸。上曰。爾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以體息百姓。爾乃欲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耶。御史遂劾奏泉成及署。

丞王鼎赦後盜內府物法當斬方擬請罪之而泉預謀引避上曰其罪當斬者非止於盜內府物其在先帝時欺天罔上造僞旨間吾父子構禍無辜立命斬成鼎免泉死爲民。

陞靈璧縣丞田誠爲州判官仍佐靈璧縣事。

誠九年考滿赴京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縣官親民苟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旣願留之卽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命法司罪真定民重納聘財易婚者女子歸先聘如靈山衛指揮張忠不知卽不坐。

忠取真定民女子爲妾已納聘益女子先受他聘矣而
父母利厚資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許于官事聞上
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成言義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
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

丙戌陞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爲山西等處
僉事蕭奇商賓鄭果等三十五人爲各處知州知縣

時有上言在外之職宜以風憲官爲之庶幾得人故有
是命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授人侍將軍趙信等二十八人俱爲
百戶補外任

鳳陽府五河等縣奏雨水沒田稼命戶部覈實今歲糧

芻悉免之。

丁亥漢王高煦還國。

命西天刺麻板的達及僧錄司右善世智光俱爲大國師。
各賜金印。

改淮府右長史王榮爲吏科左給事中。荆府右長史曹曼
齡爲翰林院修撰。

二人侍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
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諭翰林儒臣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審可否奏
行之。

交趾都指揮陳忠與叛賊黎利戰清化死之。

戊子命遂安伯陳瑛巡視山海永平關隘整肅兵備。

命襄城伯李隆同駙馬都尉宋琥沐昕于南京操兵守備。命戶部在京辦事吏人月給米三斗。

長沙府民自宮來求爲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爲卒戍邊。

大理寺卿虞謙言比奏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誑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命照律斷。

己丑陞新除雲南僉事吳廷用爲刑部右侍郎。

初有言宜用近侍爲外職者。廷用以給事中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至是陞辭。奏乞歸省親。上曰爾居侍從幾二十年。謹厚小心。且宜在朕左右。故有是命。而令歸省。

遂命胡廣李謙亦留隨朝。

庚寅陞鴻臚寺丞楊善爲本寺卿。

上諭善曰朕初卽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之遠無由進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黜太常寺卿周訥爲交趾升華府知府。

訥永樂中爲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水沒禾稼。請俟來歲併徵。令以鈔布代輸。

南京禮部右侍郎蔚綬進香辭歸。賜鈔六十錠。命禮部繼今南京大臣進香至者准此例。

直隸廣宗縣水溢傷民田稼百餘頃。命戶部遣人賑恤。壬辰黜兵部左侍郎崔衍爲四川左布政使。

平江伯陳瑄言七事。命所司速行之。

一重南京爲國家根本。嚴守備。二命朝臣分巡天下。咨考有司政治得失。三令湖廣江西浙江運糧於近便。淮徐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以蘇民力。四選敎官別其成效。五清理軍伍。六謹邊防。七禁運糧軍士不得別役。癸巳免當陽侯李茂芳爲庶人。

茂芳母子在。先帝有逆謀。

宣王權奏欲來朝止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侄承叔親厚有素。今欲見叔。亦切惓惓。但以祖訓不敢違也。計諒此誠。所云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益江西之地。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乙未。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疋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牧牛乘習待用。

諭曰。今太僕寺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疋四疋者。畢力於此。有耕桑盡廢。衣食不及。甚可矜憫。

丙申。加隆平侯張信少師。子孫世襲。

丁酉加尚書蹇義少傅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陞吏科給事中陳山爲左春坊左庶子左中允張瑛爲左諭德右中允戴綸爲右諭德

戊戌賜少傅蹇義少保楊士奇太子少師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

頓首受命。

山東按察使鄧真僉事洪順請令內外七品以上文官各舉通經一人授山東教職從之。

己亥和寧王阿魯台遣使貢馬及方物。賜鈔幣有差。庚子以卽位賜京師文武百官及民人等鈔幣胡椒蘇木有差。

監察御史金庠上言四事。上嘉納之。

一令在內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繆舉之罪。二言皇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率重兵鎮之。三言講武四言選廉幹官恤民。

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上諭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覬之意亦宜以慰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優待此懷遠之道也上曰然其他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耳

十月壬寅朔遣行人蔣慶以卽位告外祖中山武寧王命戶部蘇松嘉湖等府被水災處今歲秋糧悉令折輸布如永樂五年恤例

每石輸布一疋或鈔一錠

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

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市革之。

上御思善門選東宮官屬。

安遠侯柳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爲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震原吉慶皆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俱兼詹事。太僕寺卿郭敦爲戶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改進名璉陞監察御史黃宗載艾良俱爲詹事府丞。

癸卯以鈔法不通命三法司軍民犯笞杖者定等第令輸鈔贖罪不爲常制。

諭兵部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併工修理。

山東運糧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燬糧舟。令每糧一石。輸鈔四錠。免責償。

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嘗自宮爲內豎。乞除軍籍。命出其子使代軍役。

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致自傷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耶。

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于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館于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

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
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諭禮部戒約有司謹視養濟院施實惠毋致失所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等遣女直頭目咬納等來朝且奏乞
授咬納等指揮不許賜鈔幣遣還

上顧侍臣曰一來朝遽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
者何以賞之

乙巳復徐欽魏國公

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劾主典者侵盜故縱火
自益大理寺卿虞謙白其寃命減論

丙午山東登萊諸郡水災傷麥乞令以他物代輸前歲逋

稅令蠲永樂二十年逋稅其二十一年以鈔代輸

命國子監簡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生有文學者六十人於翰林院考得劉瑄等二十人分置六科日隨給事中朝參
歷事

戊申勅各處鎮守官及都指揮司掌印官凡進香朝賀勿
擅離聽差官來爲例

諭通政司凡四方奏雨澤卽封進以便親閱

蘇州徐州等州縣水沒田詔免今年租稅

浙江於潛樂清二縣民饑命發預備倉粟賑之

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遜并子貪黷命都察院鞠之

上曰近年人情敢肆行犯法者恃有罰工作之令故有

財者悉得倖免。自今犯有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所懲勸。

己酉冊妃張氏爲皇后。

庚戌諭鴻臚寺臣凡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上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揜姦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緊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

壬子立嫡長子爲皇太子詔天下。

封第二子瞻埈爲鄭王第三子瞻墉爲越王第五子瞻

增爲襄王第六子瞻堦爲荆王第七子瞻堦爲淮王第八子瞻堦爲滕王第九子瞻堦爲梁王第十子瞻堦爲衛王。

癸丑順德府廣宗縣奏今歲水災傷田稼乞寬其租稅令折輸鈔。

敕五府六部等衙門來直言。

乙卯敕吏部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賢能後犯贓罪舉者連坐丙辰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率乞陞頭目亦失哈等爲指揮不許。賜鈔幣遣還。

上謂呂震曰。祖宗官職當爲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

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糧之費似亦可與。上曰。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爲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命議行之。

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圻內。六曰鈔

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

已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西歲運纔三百餘萬石。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民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

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
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
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
司之濫。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
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其爲
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
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
學士同審。

戊午。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爲庶人。

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
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命戶部尚書郭資於文武官及軍士月增給米五斗。

上召戶部曰。往年百官軍士初扈從來。月增米五斗可贍。今都於此。多有家屬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運輸固艱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徃徃守義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獨不爲遠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年京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乏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增給。

辛酉。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值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壬戌。降大理寺卿虞謙爲少卿。陞左評事楊時習爲卿。

先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

班對衆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諫不從者遂降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言十事。上嘉納之。

一曰勤政二曰任賢能三曰務節儉四曰篤親親五曰納諫六曰明賞罰七曰親經史八曰守成憲九曰嚴祀事十曰精武備。

甲子改工部尚書金純爲刑部尚書改刑部尚書吳中于工部仍兼詹事。

乙丑命戶部除山西渾源州迤民荒田稅額或迤者復歸就耕三年徵稅。

丁卯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考試。諭大學士楊

士奇嚴試之

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卽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益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戊辰風寒命翰林院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

尚書夏原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旣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散昧報效但願陛下常

推此心不忘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况將士爲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爲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罷都指揮使張廉官。

先命廉往大同操備。廉托故不行。至是命從武安侯鄭亨往大同備禦。又不欲居亭下。乞奉先命。上惡而罪之。

庚午。諭吏部。封贈文官祖考。

命大理寺。自今臨邊及緣海衛所軍犯笞杖徒流罪者。令贖罪復役。不調。

辛未命吏部公侯伯襲爵者並封贈其父母及妻如例。
十一月壬申朔有建文諸臣家屬。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言事失當謫克軍者亦宥爲民。

諭禮部敕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克貢。
上曰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克廣於太學。若
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諭戶部自今一切科歛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
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遲者守令處重

罪。

甲戌遣中官別里哥等齎敕諭阿魯台。宥其前過。令通貢往來如故。賜綵幣表裏。

諭戶部。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乙亥。交趾叅將保定侯孟瑛等奏。黎利反事。命候內官山壽至彼。奏其近情如何。計議停當奏來。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復虞謙爲大理卿。

初。謙降大學士楊士奇對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懼不安。又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爲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悔之。亦念此。因念時習其人。

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趾闕按察使。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

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

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可之。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宜遣歸。庶皆不妨悞。

諭兵部尚書李慶。須遣御史巡歷邊衛。覈軍伍。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比年御史貪黷自今有差違者
循洪武中例賜衣鈔若復貪黷罪之不恕

召大興宛平二縣官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
具來聞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

己卯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官懸帶木牌更造以銅

其文一百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
律問罪借者及與借者罪同一百守衛二字其守衛官
並懸本職牙牌

庚辰命司禮監刊印祖訓賜諸子及弟侄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
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君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

卒至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太祖問朕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事事遵守豈不福祿永遠哉。朕寤寐不忘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卽太祖皇帝之心也。

諭工部查南京抽分廠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薪待廩除足用外餘蠲軍民每百斤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以便貧者。

內官馬騏傳上旨諭翰林院駁騏復往交趾間辦金銀珠香本院復奏上正色止之。

上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辛巳。命刑部都察院。凡吏犯杖罪。應罷者。令就北京爲民種田。

四川行都司奏建昌衛漫水灣地逼生畝。請置城堡。量摘軍民兼守。從之。

壬午。韓王冲煥。襄陵王冲炆。樂平王冲炘。各獻詩。頒賜白金鈔幣有差。

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爲嘉興典史。

初緯爲禮科給事中。務掇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癸未。遣監察御史湯漢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濫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謙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以衆。斷之

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弃廉耻，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監察御史陳正綸言三事，命所司議行之。

一修葺各處城垣，以備不虞；二量物置高下，增減稅課，以通鈔法；三增文武俸級，以養廉耻。

降錦衣指揮同知聶斌爲漳州衛千戶。

初，斌守西山，占百姓園田，又擅禁薦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所劾，閱視得實。上以斌先朝官闈之親，不付法司，但降黜之。

命禮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宜試而用之。

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仕。復其家。

憲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上問其故。對曰。詔敕數下。蠲免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衆所及。故有是命。

進憲義爲少師。楊士奇爲少傅。夏原吉爲少保。劉觀與中爲太子少保。

賜夏原吉纒紵糾繆銀圖書。諭勉之。

甘肅總兵都督費璵奏。捕到西番盜馬賊人。欲發去西寧。

都指揮李英處挨究。勅止之。

諭璵曰爾爲朝廷心腹。故任以邊務。李英亦爲朝廷效力於邊。宜用心防禦。不可自分彼此。其山丹等衛及洪水草場。皆近甘州。旣屢被番賊搶盜馬騾。何不着落該衛及該管頭目設法隄備擒拿。却又行李英處挨究。此必非出爾意。必有下人造謀交構者。切不可輕聽。庶幾共立邊功。以稱委任之重。

丁亥。上閱京官誥詞。取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誥詞。親增二語勉之。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禮部奏冬至節請御正殿受賀以梓宮在殯不許

戶部主事吳璘言教坊司樂人靴帽衣服違式等事乞嚴禁止從之。

諭戶部尚書夏原吉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上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所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

工科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並從之。

其一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
陂堰種桑棗其二乞遣人清軍伍果有戶絕者查勘開
豁免平民被勾擾之害其三內官內使非重事不宜輕
遣出外凡事惟責成所司庶幾不擾於民其四乞禁約
江河往來之人舟中不得擅帶軍器虛張聲勢因行劫
掠其五乞申飭各處有司凡學校壇廟城池損壞者悉
加重修

山陽縣丞崔奎乞敕各布政及直隸府州縣願中鹽者令
就本處官司納鈔赴鹽所支鹽爲便從之

丙申特賜寧王權黃金三百兩文錦十綵幣表裏各二十
西洋布十

翰林院學士楊溥密疏言事。上諭納之。

己亥命都察院捕治湖廣按察司副使舒仲成以大學士楊士奇言罷之。

上初監國時仲成爲御史與李祥嘗奉敕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焉。上命削其名。二人力言不可。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上命捕治。大學士楊士奇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譴之。上覽疏喜。卽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虜寇雲中。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庚子。命安遠侯柳昇。陽武侯薛祿。平江伯陳璘。子孫皆世襲其爵。

河南永城縣大水。傷田稼。命免去年稅糧馬草。

上嘉羣臣能進文字。大學士楊士奇勸以成湯改過不吝爲法。

上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意。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恒存此心。間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

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十二月壬寅朔。上視牲南郊。

癸卯。上聞建文奸臣齊黃等外親全家謫戍邊者。有田
在鄉。悉荒廢。敕兵部。每家存一丁於戍。所餘放歸爲民。
冬深無雪。上作憂民吟。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和之。兼賜
玉帶。

甲辰。諭吏部。宜慎選師儒。

上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
範。稱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
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

學者志甚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大學之士。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選。

吏部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母死丁憂。命付法司治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

丁未。右都御史向寶言二事。上命兵部及法司行之。

一將帥子孫應承襲者。乞嚴訓練比試。庶得實用。更乞許令舉保通曉兵法熟閑武藝之人。赴京試用。其二府

州縣官有犯公罪輕者乞量罰其俸有被告者乞先追
事內人鞫問明白果有干連府州縣官然後逮問庶免
無罪者道路往來之費

上惡西山樵採者根株悉拔欲斬之以徇尚書夏原吉執
罪止不應請依律從之

監察御史胡敬先乞命皇太子畱守南京以固邦本不
報

禮科給事黃驥言西域貢使假藉擾害乞勅陝西行都司
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力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
許令送赴京不過一二十人馬令給甘肅軍士余一切勿
受聽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上嘉納之

上以奏示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也。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皆是。從之。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京衛千戶劉彪等七人當備禦遼東。或逗畱不發。或中途逃歸。命都察院錦衣衛卽械送遼東。令榮集諸軍斬以徇。

戊申四川高縣奏乞罷買民茶之新增者。從之。朝鮮國王李禔遣使奉表及貢方物賀卽位。

命皇太子選武職。

諭三法司矜獄執正母以忤旨爲慮。

上諭金純劉觀等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

之心。如朕一時過怒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忤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辛亥。命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序。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識其人。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旣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諭戶部以鈔法不通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有所見許詣闕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當者從之。否者不罪。壬子禮部進會議葬祭等儀。上覽畢。悲哽不勝。起還宮。癸丑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上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之所產哉。

命戶部凡今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府州縣停免催徵糧稅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員貪贓者並錄其罪名藏于官以便稽閱

常州府武進宜興等縣奏今年水沒田土無收者九百五十餘頃命蠲稅糧

大理寺少卿弋謙上言政務命禮部議行之

謙極論官吏貪殘之弊乞命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各舉所知以爲所屬府州縣官仍前監察御史中及在京衙門屬官各舉所知以備缺員之選或三人或五人不限名數所舉果賢及後有政績者爲已之功所舉

不賢及後賊黜者爲已之過俱令書於考滿牌內則人知戒飭勉於事功而不爲非矣。

辦事官程富上言治道。上嘉納之。

富請 上正身修德敬天勤民敦化厚俗明刑弼教以堯舜三代爲法聲色玩好遊畋造作不急之務無益之費凡諸傷財害民以自奉者必以秦皇漢武隋煬爲戒中寅 梓宮將發引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親告几筵。

命禮部集僧道于慶壽海印二寺及靈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加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 賜敕獎之。

初榮與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難。且謠言賊以遠遁遂令班師中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衾衾殯歛庶允當。眾曰諾。或有欲以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者。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卽稱敕。實天稱敕。詐言獲罪非輕。眾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令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故皇太子雲等從之。旣作敕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皇太子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上嘉歎良久乃降敕。

諭云。

乙卯。梓宮發北京。上送至午門。皇太子親王皆步
送至陵。

庚申。梓宮葬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
封都督張景爲彭城伯。

張景係 后兄。

甲子。湖廣等處布政司左叅議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
命禮部會議以用。

丙寅。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斬平樂潯州二府賊
首千九百餘級。歸賊所虜男女十餘口。

上欲誅尚寶司少卿袁中徹以尚書夏原吉申救止罷其官。

中徹以風鑒得幸成祖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中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莫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之

丁卯賜南京府部及中都留守司天下方面來朝者羊酒等物

戊辰下通政使尹必用叅議顧謙于獄以李嘉代之必用當省牲郊壇而令顧謙代行皆屬不恭太常寺御史劾之

己巳封鎮守寧夏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侯子孫世襲

諭禮部令有司修繕郡邑應祀壇宇祭器違者罪之

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

呂震言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作觀天臺於禁中

徙封韓恭王於平涼

是歲天下戶一千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口二千二百四十六萬八千一百五十賦稅糧三千二百六十萬一千二百

六石餽運北京糧二百五十七萬二千五百八十石。

八卷終